涇林雜記

涇林雜紀卷上

東吳周卿周復俊著

唐呂才駁星命云同年同月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頓異此確論也以予聞見若江西張都御史敷華與兄同時生山東臧都御史鳳與兄參議龍三河布政王君楊與兄尚寶司丞楠皆同時生然張擢中丞而其兄流落不偶家業俱廢臧登甲科晉都憲而龍僅以舉人累官參議壽亦不永王君先舉進士十餘年兄楠始

毗陵趙氏刊

登甲榜官禁近其他其命其胎而貴賤壽夭殊科者縷縷不可勝紀嘗執是以扣諸星家皆不得其對曾不思吾人之生地有彼此禀有厚薄祖宗之積善積惡氷炭分形已身之作聖作狂梟鸞判質乃欲持一定不易之說槩萬有不齊之人宜其不能通也

滇南黔國沐公堂前有栝一株長幹敷陰亙畝而歲久不實滇中凡民間植栝成林者例輸錢於官沐公至國長指樹曰汝以不輸稅于

公故久不賓邪即命傔者報之官是歲梧乃賓夫皇家尺地一民莫非其有則亦無一物而非其有者也以上公之貴而不能私一梧則公家之物其不可私亦明矣今之吏而漁者動輙金帛千萬其爲梧多矣安得不貫禍哉

天下水皆東流惟昆明水西入金沙江以達于三峽其水倒流故曰滇

南宮富民於野外築室一區頗壯麗移入居之𥁞有鬼物夜出畏而遷出偶有他邑流民夫婦

挽一小車載其孥橐無所歸遂宿于室是夜其妻就蓐攀扶柱鐵鏍生一男遂命名曰張攀鏍夜二鼓有鬼物百數踴躍而至其夫素有膽氣持梃逐之群鬼倉皇趨後房竄入地中已去復來如是者數四其夫默記其竄入之處旦持鍤掘之悉黃白物也上皆有張攀鏍字於是夫婦托疾卧室中踰月潛出告主人曰吾邑有大姓将買是室可否唯命主人深幸粥之不早張遂以所得之金售而居焉攀鏍迄今為富室南宫

尹年丈爲予說

家宰馬公文昇筮仕時嘗道經一縣縣有公署夙以恠聞吏白公不聽夜疑坐于堂唯一青衣佐酒待之至夜分有長身黑衣男子抱琵琶而入曰聞公於此飲酒請鼓樂以佐歡公浮白自如疑然不動每黑衣奏樂一終公輒命青衣舉一大觥飲之酒十數行黑衣者漸醉其軀亦漸縮而短俄倒于地舉燭視之乃一狐也公徐命縛置于篋鑰而封之比曉聞篋中有聲曰吾既

侍公初無害公意況公他日前程遠大然至某年亦有淪[illegible]之患不敢不先告公素仁者胡不惜一叡之命耶公遂釋之後公出入履歷一如狐言而縣署之怪亦息

程津文安縣人也先時津同盜宋子良於大城縣韓村刼殺賈彪後子良被獲指津津不承巡按馮君瑋命文安簿荆廷解鞫其事津堅辨不輸服偶廷解以公幹至韓村忽飛蓬一株豎立馬首行迓數次廷解異之即集保長咨訪有裴

經耆言此地三四年前有軸北村民賈彪祈殺令尚未白廷解心疑之即携蓬歸送城隍廟所夕冥禱後列程津宋子良於庭高聲揚問曰蓬爭若有冤即望聲人行動蓬忽自立行詣津前二次津遂欵服不俟刑戊申三月八日予同巡按張君洽論因目擊其事亦異矣

震澤長語中載木稼云成化末余在京師親見之似烟非烟似雪非雪行道茫茫尋丈不辨艸樹枝瓏著蒙帷蓋少壯鬚鬢髮盡成老翁丁未歲

予過霸上仲冬廿八日晨興謁過客途中冉冉
烟霧蒙籠斯須飄拂裾袂須眉俱縞圉至署中
則康樹絡結曳玉垂珠一如震澤公所見時有
坤宮薨逝之報尚未成服又值有此不知何祥
越明年大學士夏言得罪僇于市
丁未秋予至京師偶覩二事頗異其一周序者
不遲人也藁城張千戶某與予同年尹子莘家
世仇序道出藁城觧后千戶序曰若與我千金
請必寘尹于死張詢其故序曰若知楊爵乎以

言事繫詔獄令搆尹與楊交通怨誹之辭達于
上則二人必死而君之仇報矣張欣然從之至
家序自製尹楊怨望詩詞往來翰札刻成集潛
結校尉周某夜飲其室期旦日令周校尉擊登
聞皷飛進闕夜需醉燈灺委於謗書校尉廬舍
延燒皆盡張千戶賂序金一篋亦爲街卒持去
序狂謀既無以施遂往謁陸錦衣訴告街卒求
覓金篋陸曰吾素聞爾名爾乃今自至邪執付
衛獄并逐京師潛住奸宄輦轂肅戢其一戶部

尚書王公杲素持清譽金穀不錙其心兩淮鹽運司遣官黄正夫解銀叁拾餘萬兩戶部郎中余繼善不即關收人言沸湧給事中馬錫奏前銀襍和鉛鐵尚書王杲受托不行舉正　上震怒繫公詔獄戶科給事中厲汝進五人疏解之上怒杖于午門并及提督太倉尚書王公暐下鎮撫司具獄聞　御筆批杲重刑時　上方詣齋殿行香侍香擊鍾而紐斷鍾裂宸衷頓寤追還詔旨杲改謫戍暐為民厲汝進各降遠方雜

職云予惟下民為惡於幽閒之中自以上玄遼
漠若罔聞知而不知神示其靈炳若有燭其於
為善者亦然夫以楊爵之忠孝義其槩尹子年
少家居秖因閭里忿爭初無他端而周序乃肆
其凶狡中傷善類脫[illegible]爐不飛誘書上達二君
其能免乎杲旨意已行倘非追蠡之變則罔直
不測蓋天既不欲汙斁善士又欲彰吾　皇帝
殺之仁故應報神速如此
虜酋也先奉

天順皇帝鑾輿至大同城是時撫巡鎮守諸臣皆閉匿不出獨知府律公其縋城出見抱持大哭也先義之比反正首擢律公為工部侍郎且命其子聯姻王室律關中人也於疊川憲副說

武宗初年李西涯東陽秉政適流賊刼掠北直隸河南山東其勢猖獗李空同夢陽上疏劾罪於西涯西涯執疏泣曰東陽燮理無状罪誠有之若以此曹横行皆東陽之過則有所不甘耳竟不以空同為罪也

湖廣攸縣解元羅星與張龍湖閣老治同舉于鄉嘉靖庚辰龍湖會試第一羅下第授徒於京師隆福寺龍湖既入翰林時時袖古文辭若請教羅傲〻[illegible]下尾點竄龍湖欣然從之無怍色

張蘿峰孚敬卒於家霍兀厓韜為南京禮書呂涇野柟為禮侍兀厓屬涇野綴文祭之涇野不應兀厓乃手書張公十善以授之涇野覆書云不聞十善但知百惡卒不肯作兀厓大恚至携

涇野書於部中有欲上聞　當宁之語涇野徐曰此事任公耕亦嘗於午門前抗過已上三事[illegible]李鹿泉[illegible]

霍兀厓博學高才性頗偏僻嘗見其疏乞一意似亦以天下為心者大畧以蘇松賦税太重民不能堪廣東太輕民甚康樂天下之民皆　朝廷赤子乞量減蘇松賦稅以益廣東庶彼此適均民不告病疏雖不果見於[illegible]矣

武功伯徐公有貞戍永昌與張某善武功欲為一葬地期[illegible]日至山[illegible]相之武功已先[illegible]

逮日中張猶不來徐公怒欲還久之張至公責之張曰吾已早行遇有人刈我田穀弗欲其見迂道避之故來遲耳公曰若此念即是善地遂為相視定之張沒葬焉戶部侍郎南園公即張之孫也嗣後簪纓不絕

永昌楊生元言動不苟以貢入京滇人行遠者必持琁石取其輕簡且獲厚直元以五十金易琁石持之至京即鬻焉賈許酬百金元曰足矣賈意其嫌尠也增百金元又曰足矣賈謂其意

猶慊也復增百金元受之召諸鄉人謂曰吾始以五十金易之而售得百金自以為足今賈乃與吾三百金非吾本心也遂析與鄉人為舍館川途之費後為校官乙歸永昌窘不能自存時中官與參將沐君崧開鎮騰越雅重元名時以金繒牢醴餽之輙辭不受兩鎮瞰其亡直入其室以三十金繫于床第而去元歸覺之仍復送還其介如此尤精數學藉以為養若蜀嚴云

滇中氣候比吳中率先兩月洱海六月間木犀

花盛開乃若安寧李子冬冬登番穎開歲食新賓川州於仲冬初旬薦戎菽又不越兩月已也葵花諸品皆艷麗雖秋冬霜露結蘂勇葩不歇曲靖迤東戎菽四時有之

龍女樹惟大理三塔寺中有之崇可四丈椽幹凋瘁向南一枝獨榮春初開白花如杯花委地皆仰

牿牛加以羈勒登[illegible]以時徐行於岡阪林箐間宛若蝸牛之行垣壁也

滇中女婦良賤皆以玄帕封頭丈夫戴氈笠哨兵戴笠則以髮烈數莖其上主舍未襲冠帶戴徧牛毛笠其毛下垂若流蘇然

賓川州西門外二里許有土城遺跡崇可一二尺相傳武侯擒孟獲駐兵之地土人採城中土用符水服之可以愈瘧

馬頭蛇項上有肉鬃如髮螫人至死不釋都閫劉君縣於樂甸親見之

蒙化廳蛇見人其形寸寸自斷俟人去則形復

樵不死也

安寧州南十里許温泉噴薄香潔絶無硫氣中有碧石如玉可愛予踞其上浴焉

太華寺山茶數株開時爛熳若錦霞誠奇觀也不若華亭寺茶花尤爲奇絶其樹三人環抱高與殿齊乙夘春予與蕭符環山同探賞之適值英盛開約二萬餘朶排列其下至不忍去遂作詩以紀其勝

大理點蒼山十九峰連亘山腰常有白雲束之

如帶絕頂高寒六月積雪不融其山面東渭水環抱長百二十里有漾水自西北來合流焉北兩關北曰龍首南曰龍尾頗稱雄壯藉使此山正南奠服當與金陵杭州抗勢爭衡豈天造地設不欲遐方得水土之正歟然蒙氏段氏竊據相傳亦四百餘年矣

武侯渡瀾江平哀牢也於江干左右各立一鐵柱引筏渡兵當是時敵人對壘江水奮激不知武侯施何術而立鐵柱於彼岸也亦神矣哉二

亂時以舟筏渡江事平則立柱繫絙以利涉嗣後惟存鐵柱而已哀牢恃此險以抗中國中國亦置之於度外不卜何代有人積思經歲冥與神符乃緣武侯鐵柱接木為梁專用鐵絙纏繞臺綴施板於梁架屋二十六楹於其上周以鐵絙維之下無砥柱創形勢於虛無長川橫亘望之若飛樓畫舫人騎經行微有動搖而鐵絙堅固恃以無恐自是哀牢始通於中國矣是梁神巧誠宇內之一見也縉紳大夫過此者以其似

虹也題曰霽虹云

滇中風氣大抵天晴微暄雨過即涼予備兵瀾滄駐節洱海六月重衣夜寒挾纊不爾則疾生馬與中丞大不侔矣癸丑七月予按歷賓川公署煩歊時時蔭息於竹間樹下比囬至野猪舖離賓川三十餘里涼氣襲人至洱海則重衣挾纊猶前矣

近見大理府志凡山川草木之竒率歸功於佛夫自有天地即有此山川草木固不因佛而後

有也且考證失真冗織妄誕至以雞足山某寺為迦葉示寂之所某巖為三藏曬經之地傳會光怪心亦邪矣假令葉迦果示寂於此寺三藏曬經於此巖亦何益哉曾不思大理非西竺西天竺乃今之西番烏思藏也由蜀雅州西行萬里可至其國予往年待選京師解后一僧談雅州入烏思藏道理甚詳蓋僧亦嘗一至其國者

滇中艷卉甚繁不可勝紀有水金鳳者碧葉丹英生於山旁水濱葉似雞冠花如鳳仙微風拂

之綽約可愛亦奇葩也

大理四時多風龍尾關尤盛此地山有穴風皆自穴中出

[illegible]建山僧擣紫蘇賣為醬味甚芳烈

滇城士女好遊芳辰美景攜酒挈觴簫鼓群聚於水邊林下遨嬉竟日至以纓絡賣香英盤結於首陸賈云南中士女以絲纏賣花繞髻為飾是也至今雲津橋下四時有賣花聲

黔國沐公英與頴川侯傅公友德削平南中沐

公因賜第於五華山前臨十字街樓一石碑上書四句令止傳其二曰一木人家水邊住同下子拳天碧玉柱沐公五子皆英莫豪分封授國至今榮盛莫比事已先定或云此碑乃元臣郭守敬所刻而瘞於此者

太華山寺有江山一覽軒軒據蒼谿高出林表凭欄展眺凡滇省城闉昆明烟水漁舟商艇出沒於濤浤葭菼之間舉在目睫真奇觀也升菴楊公題其軒柱曰烟雨樓臺南朝四百八十寺

醉鄉風月東坡三萬六千場

孔雀翠毛金粉栖息花間文雅可愛予嘗畜其二於臺中日每察之雌遇其雄其容恂俯有唱隨之道焉然有甚美亦有甚惡性喜啖蛇至或與蛇交景東永昌山箐間此禽甚多凡雌伏卵不育雄怒以氣禁之雌亦甘心受制遂稿死于巢中一云雌竊與海鴟交既育卵于巢雄即以土封之迨雛脫殼雄于穴外望之若是已子即開封出之非是即禁之母子俱死于巢中

予巡歷遼西竟日山行深林廣谷絕不聞禽聲

嘗登鷄足峰林樹最稱繁密亦闃然絕響非若

江南春夏山林中百鳥之喁喈也虎狼犀兕熊

豹僅有之蛇虺亦不恒見臨安遼東則山隣貴

竹虎豹時聞警耳

弘治某年月日先君夜夢足菴黃公招飲酒所

投瓊先君出令曰投得偶者請客先君首得偶

六舉杯浮主足菴一投得偶五舉杯酹賓次賓

得四主得三賓得三主得幺皆一投而得偶主

賓互酬甚歡足菴予妻之祖時雖締姻而公已下世先君嘗甚異之方盥櫛間而公子伯仲偕至即備述夜夢投瓊始末二君起謝曰發黎無他新構一齋已浼李仁山書先父別號顧起元錄諸詩篇于齋中矣公與先父交好不揣欲丐公作足菴記以光楣間耳先君笑曰有是乎是日赴燕李顧二君先在坐謂先君曰今日之事公主之今日之席亦公主之請以夢中之令行可乎先君許諾一投得偶六衆已駭異繼轉李

君得五顧君得四伯子得三仲子得二皆一投而得偶且次序不紊相顧失色咸曰此足菴有意徵公之文故假夢以寄情且托瓊以神之耳公之作其容已乎于是賓至屢舉爵無算伯仲猶以終投為請先君諭曰機不可太泄幸不可屢徵子之先公以足菴自號以示知不以義示人使知凡事皆有定數而吾人當知止知足不可求越其涯分乎遂不敢投而其夢則備載于先君所撰足菴記中斯亦奇矣

氈毛覆屋中州縉紳家皆不敢而滇東庶民白
屋往往用焉傳言　高皇初定南中遣金陵江
浙民以實之民有不願行者　上曰吾與爾快
樂一事棄故民間皆得用氈毛順　帝則也抑荒
服遐遠而或弛其禁與

雪山在麗江子登雞足山顛望之七月間群峰
皆皓首人云此山積雪四時不化

君崑王其字仁功為諸生時薄遊金陵友三人
女頗艷夜往奔焉王君拒之再四再三皆不應

無幾其女出嫁王君於簾下謂之曰今日如何女曰公是好人其孫　太子校書兼國子司業同祖為予說

予祖　贈通奉大夫左布政使諱元學為人仁厚長者嘗詣郡城舟艤於邑西門水滸道上見一人藍縷而來祖逆識之曰此是某男子邪何狼狽若此其人泣曰從賣田後展轉流離故至此耳祖呼至舟中出白金一斤與之其人驚駭祖曰若不聞吾一田三價買乎俟後推收前田

爲書以此數贈若其人泣謝而去予少時即習聞其事每遊宦四方輙對客揄揚之衆嘉歎以爲不可及近族人有以祖手書租簿旣予者因呼兒輩繙閱之則見其田三價者比比而是甚至有一田四價者嗟乎吾祖樹德深遠如此凡我後人盍本祖仁義以紹其休烈哉

歙人孫芹補縣學弟子綽有俊聲年十九遘虜瘖聾雙目廢業嘗從唐王事樞遊唐授以康節數談未來多驗孫偶寓錢塘值歲大歉途有女

子年十七八插艸花于鬓自鬻孫聞之問故女對父母伯姑皆亡炎暑將潰無計為此孫憐之即袖出白金一餅與之次日女率其舅踵門謝且委身焉孫曰吾昨偶為之念不及此女泣告旦夕且饑死時米價騰踴孫又授粲二石女感盍切不去鄰舍陳生者桐廬人無子孫遂以情投之陳生即聘為妾次年孫偕鄉人具舟還歙道經桐廬某鎮即陳生之家在焉見孫挽留之出妾拜謝閱數日陳猶戀戀不舍同舟人弗能

溪也先往焉適值蛟出山水暴至鄉人二三十輩俱溺死孫以不往獨存豈陰德及人天相之邪

王君安道諱履遊華山舍逆旅主媪子年二十夜腹痛甚亟安道診視之云不可治媪曰前村老父善醫吾當求之良久一夫負老父至雪髮被肩安道睽戸窺之老父診視既洽顏媪曰無傷袖出匕劑湯調飲之斯須痛定安道乃出拜曰履吳人家素通醫頃視男子形脉俱見死證

術不可爲今𤸃瘵之變所未解老父笑曰脉甚故脉亂然某部主脉平面上某部之脉絶殺及今治之可生若遲則無及耳安道心服旦詣其廬請師事焉盡傳老父之秘嗣後脉理彌精聲溢朝野

商城王君浙備兵威茂嘗爲予言其父年四十尚無子有日者游洛客術甚神決人吉凶後事日者布算已謂父曰汝至某年月日當生子且貴時其母未娠也父曰何言之易日者曰汝不

信吾言邪吾已知汝子至某年中舉某科舉進士至期當驗且云汝壽止六十四此時正及見汝子發蕭也後果至某年月日生子即浙鄉舉登第皆符曩昔之言釋褐留都戶部謝商一考而父壽將六十四心獨憂之時時遣价抵家候問而父康寧如昔猶竊疑焉乃以三載考績乘便還家見其父飲食談笑不少衰一日忽謂浙曰前月之夜夢一青衣童子自空而下謂我平日立心不欺鄉曲肆侮隱忍不校上帝遣

一紀童子臨行再三囑勿茹葷言畢升空而滅
去所云一紀何也漸起拜曰兒以紀年日者云
言一一皆驗大人年已及耆自心實憂懼今乃云
是夢豈大人平時積善之報耶其云一紀實十二
二年也嗣後父為善益力持律茹素愛物人食
乃其恒性父既老漸忘童子之戒頗茹葷食年
以七十三而終古云人壽可延者固然矣
吾崑太監院判盧君宗禹字舜臣歲睦菜俱素夫
生歲月日時無與正德辛巳盧君以　武宗夫

漸主療治弗痊例下獄旋即赦[illegible]是歲陞以私
鑄錢被理竟斃獄中盖盧君精通醫術陰德在
人而陸則自作孽不可逭是知降年雖繫乎天
而永命則存乎人通乎此者可以蒙命矣今星
家者流學謝巫咸藝慚扁尹而徒傴僂於生剋
躔度之間以齊人禍福吾不見其中也盧君在
嘉靖丁未令終享年八十有四矣
嘉靖乙卯丙辰陝郊地震經年不息然[illegible]丁巳
寺民居猶編蒲織葦為廬而不[illegible]

盛士女輙釋業奔走朝夕恃焉莫知駐足之蓋窮古未聞之大變也憶嘉靖某年陝西臨潼山崩一分而南一分而西各行數里亦異矣因此視今直藐焉耳予閩邸報見西方郡縣無不具列其崩移震壓之狀謂南華州爲尤甚然亦秖聞其槩爾茲臨蜀川日與靳兩城張復菴二參藩游張同州人靳則視學于其土乃獲知其詳方其勢之突至也山或縮而入丘或引而高城翻如側掌地行若轉輪或東廣爲莪或曳

短使長變䖏不一非止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而已山澤遂其昔觀塗術易其舊貫地坼二三十丈黑水奔出崇與山齊所幸遄消耳然廬舘傾壓棟宇縱橫人民覆亡骸骼枕藉甚者陷入坎淵舉家不見蹤跡縉紳之流咸罹其酷姑摘其尤如韓公苑洛楊公南澗馬公谿田王公槐野皆海内英豪横逢奎殃慘而韓公遺體竟無闕焉粗舉覆壓之人亡慮百萬而弱子嫠婦行旅羇客不知名籍者其麗莫測矣

成都萬里橋東有漢祠祀先主孔明[illegible]也亦禮
也宋景濂氏仕胡元爲翰林編修後遇　皇祖
寵命優渥然皇祖嘗曰宋濂一文士耳則寵衰
亦未始不深知之也其子慎獲罪孫璲謫戍于
蜀　命濂隨行至夔府一寺夜與枯禪深坐微
問曰濂生平謹言慎行毋敢自欺今子孫徭辱
萬里流離不知何業以召之禪曰公仕前朝何
官濂曰編修禪默然不語濂甚愧是夕遂經死
至正德間蜀府中官有宋姓者妄稱景濂之後

乃於東郊廣[illegible]立龍招魂塋之層臺邃閣金碧輝煌與漢祠東西對峙吁景濂其幸已哉

臨江敖公英為予言景濂將至夔府晚投村店寓宿主人方炊黍堂上遽撤去且戒其家曰遠方行客宜謹備之濂僕不平曰吾主中朝大官爾何食也而避客之深邪主人曰君子防未然濂深用憤惋次日又聞禪語遂自經

具區之浸大魚出焉每夏秋之交輒乘風雨道吳淞江以入海往往為敵之所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

君宅近吳淞每歲速城中姻友張
以矢魚馬嘉靖某年循故事速客惟三人
乃曰今日得魚以次奉客客以齒敘三人者
駕周君最長僉憲周君次之顧文康公時以諭
德請告家居年又次之飲數行舉網屢空惟見
江流滔滔東逝而已忽報得魚重十三斤別駕
主之頃又報得魚重十八斤僉憲主之酒又數
行榜人譁曰一巨魚騰波而來第未知入網否
耳既而盤網跳躍震掉久乃獲之重三十六斤

文康莞爾受焉夫鄒鄗以齒　朝廷以爵魚亦叙爵邪其有數邪抑江神魚勝聊偶爾戲之也

關中地變　天子軫念元元爰　命戶部侍郎鄒守愚奉璽書圭帛往望華山洎西方之神兼發內帑白金三萬餘兩為扶危拯亟之用此

聖皇之仁愛也鄒一下入陝郊即詫于衆曰此地山川不改觀士民不易色何變故足言何危亡可濟也比有事于華山群公在列忽狂猋噫氣燎炬俱滅笙鏞咽響牲體掀擲二十步外駭奔

之人咸錯愕罔措鄒入夜遽趨歸太原對群工猶以地方殊無災變為言居一日神思惝怳是夜遂隕于行臺或曰神殛之也鄒為國大臣奉命而往乃不能恭承德意祗若天變其罪可勝誅哉

滇中雪柳高可四五丈芟葉枝幹皆若柳其花似繡毬望之皓然如雪

黔國園中有赤木一株孤挺枝幹肌理皆赤黔國云先公自夷方移植于此蓋是木得南方之

正色者
少師華亭徐公七歲時隨父宦遊宣平遘疾瀕
死父母哀憐命一隸携出瘞之是夕隸偶飲大
醉置公于東籬上旦起欲瘞之則公已復活盖
其先時抱冀殺得煖氣而復蘇也後公弱冠進
士及第為翰林編脩以言事謫官擢浙江提學
[illegible]歲士至宣平召隸時武門拜厚贈以金帛
[illegible]刻[illegible]郡[illegible]縣[illegible]先[illegible]其夫其子戲中
謂一[illegible]三八癸衍[illegible]氣[illegible]是

衙當署有中探花者至壬嘉靖癸未少師廷試第一甲第三名果符其言

太常卿矯亭方公諱鵬遊郎署時夢至一所院宇靚深中有亭臺池水環碧時月色方午寒氣襲人俄登一堂見東齋下有裀褥一具守者曰此文徵明鋪陳也後公累官山西提學副使改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脩撰而衡山文公以貢至京師授翰林待詔與矯亭同登玉堂信乎數之默定也

毛文簡公澄幼時父母議婚于某氏媒妁報命已如約矣至日納采其家忽大怒將牲禮蹴出媒妁奔囬父母甚不樂是夕母夢人告曰昨所議某氏非爾子配故不諧耳城中某巷徐氏乃爾子之妻狀元夫人也寤對其夫言之恚弗應翊旦媒妁不期而至母潛以某巷徐氏詢之媒應聲曰有之其女年若干矣遂訂約焉後公狀元及第累贈雩秩徐氏封一品夫人

毛文簡公請寧王立績學待時年踰三十將上

春官辭邑令楊公子器楊公夙抱知人之鑑者不知何故漫問公曰子亦上春官乎公徐應曰然楊公遽指堂上垂簾屬公對曰菱花竹簟上明下暗鐵鉤鉤公即不思而對曰柳葉板箱外黑裡紅銅鎖鎖楊公始大異之明年弘治癸丑公舉進士第一

元世祖嘗問葉李留夢炎優劣趙孟頫曰夢炎為人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而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

能之世祖曰汝以夢炎賢於李耶夢炎在宋為狀元仕至丞相當賈似道誤國罔上時夢炎惟依阿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汝以夢炎父友不敢斥其非可賦詩譏之孟頫賦詩有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君子曰孟頫是詩既以飾夢炎之非亦將以蓋已仕元之罪愚亦曰不知宋景濂輩脩元史此亦動心否乎

予性愛長松每於巖阿脩坂檻外窗前見之[illegible]

神與之冥行則脩竹環立則不得不忍別梅蕊
梅枝横斜而暎施竹翠扶疎而照色窗几并影
清風沂濤此尤其可戀者雖自知其蕭疎亦不忍
療之矣嘗於崑岡碧玉泉上植松數百本左右
徧植梅竹友之今已漸成林蔚兒輩亦於所居
宅後栽松竹梅交暎每登樓俯檻頓忘寢食𠀤
行役四方臨眺山水輒憶臺池閒物未嘗不緬
然長懷是公耳
呂氏春秋云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

大盜也學于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于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于鄉曲學于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巨狡學于禽滑釐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

董仲舒睹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尸由於山海經故也

史記正義云巫咸吳人今蘇州常熟縣

山上有巫咸冢郭璞巫咸山賦序巫咸以鴻術為帝堯之醫此又一巫咸也

素問云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惡於鍼石者不可與言至巧註云志意邪則好祈禱皆至言也

禮別名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

鷸蚌相持漁人得利犬兎俱罷田父擅功可稱切對

嘉靖乙未予奉使南滇與楊太史用脩會于仙村偶談及世說新語阿堵事諸說未定予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猶言此中也楊公深以為然

晉人云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玩其語意當是稱美之辭寧馨如言佳也今諸說紛紛不一有解作若何者恐非

王逸少父諱正故每書正月為初月或作一月餘則以政字代之可謂孝矣然其所名諸子曰

徽之獻之操之若兄弟然豈在己則欲其諱之
而在子則不欲其諱邪且徽之子名直之三世
同用之字何也

宋世稱三公為公相蔡京以太師為公相子攸
自節度使除開府儀同三司遂父呼公相子呼
相公嘗父子侍宴徽宗曰相公公相子京對云
人主主人翁及觀蔡京太清樓記保和延福二
記其一時遭際之盛前古無匹然父子奸邪欺
君誤國為萬世而下豈能逭斧鉞之誅哉

獬豸有定音無定字曰解廌曰觟䚦曰解貌曰獬豸是也琵琶有定字無定音琵字一音平聲一音仄聲是也

酇有二音一才何切縣屬沛國蕭何初封邑也一則旰切縣屬南陽蕭何子孫所封也

王逸少不願仕宦自誓于父母墓前清獻不能制欲懸父母像于帳中黄魯直于泗州僧伽寺矢不御酒肉後飲食如常君子咸有譏焉

竹也非草非木而列于草木魚也非禽非獸

或以漢高竹皮之冠文帝弋綈之衣發其因陋就簡而廢禮夫漢代禮樂所以不能肩三代之盛者要自其本之未善而初無與于冠斯冠衣斯衣也賈生易服色之請繼其意固自有在亦不偏指衣冠而發也夫節儉美德人主能行之及其初服而不忘其舊可以為後世子孫之法矣竹皮之冠微賤服之弋綈之衣深宮被之心之所思身之所安也何病于禮乎

公劉之詩言君之宗之宗法之始也其軍三單
軍制之始也徹田為糧稅法之始也此可見三
代之禮有損益而所因者未之有改也出困學
紀聞

禹貢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三江在吳地久矣
第吳中川瀆之流派既繁改三江之名跡難定
近升菴乃移三江併入巴蜀余笑而書之曰揚
子其橫哉硬拖三江水遠入西川矣旁一友
曰此筆多乎不成

太史公上會稽探禹穴此二句實一時事無待辨也楊子亦以禹穴在蜀若果然不應太史公方登會稽而遂皤然命駕萬里入蜀以探無緣急之禹穴也且引雲土夢作乂蔡蒙旅平為比是又不然夫以雲土夢作乂五字而括雲夢相[illegible]之[illegible]四字而括蔡蒙相去之[illegible]越古今而此曰登曰探[illegible]以[illegible]蔡蒙書地一定之法例既視之也又云巡撫[illegible]公掘地得禹穴石

刻劉公巡撫于時寓蜀數見其舉動顛倒心神恍惚此必其下揑為之以欺劉公耳未久劉卒于位

李白隴西人流寓而生于蜀比壯即下巴峽遨遊西方其止荊湘以婚許氏也繼托跡齊魯淹延歲時故子美詩曰汝與山東李白好以白在山東遂及之也而白亦有貽其子伯禽在魯詩既而遊吳適越旅食匡廬後有詩憶之曰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誌不忘也白嘗有詩云吾

將此地巢雲松際可想矣乃若秋浦敬亭釆石諸類尤其所會心而欲終焉者余竊謂太白青山白雲之外冥心不羈士也浮家泛宅遇景即安肅僧鳴儔論心斯合所詣不以家累自隨釋落塵紛寄標霞外觀夫一觴一咏輿存山水恒紆用世之懷雖淪放踈遠啓自力士之讒呈環之釁玄宗嘗曰白負寠相則太白之不獲乎上遇時而豈不可謂非命也世有高人曠士抱不世之才而淪棄不偶如太白者多矣豈獨為一

長庚惜哉

昔者嘗怪昌黎韓子列孟子與揚雄同科未嘗不悲之曰斯言出而天下無公評矣曾鞏乃曰自周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于孔子而能純于道德之美者楊雄氏而止耳則自周以來學術之純者惟雄一人矣又何其談之易而心術之偏邪也予將學者皆尊尚安石故不覺其言之失如此若曰由周而來天下學者知折衷于孔子而庶幾于道德之純者董仲舒而已耳其庶

乎

國初吏部尚書張公紞死節事余往在滇南時書志皆云紞不食而死今吾學編云紞自經于吏部後堂異乎吾所聞矣及觀野史彙文云紞建文時爲雲南布政使永樂初召回與妻孥行至鍾山山下有龍潭公沐浴冠服慟哭再拜自投于潭其妻二妾四子并家僮隸卒各二人皆慷慨赴潭死此說最該公之召爲冢宰乃 高皇帝臨御之時非永樂初也

劉公伯溫將終遺令焚屍楊灰勿葬後其子以
公平時所習兵書上 高皇大喜且欲命塋葬
其子以既焚對 上不信嗟乎 上之待伯溫
至矣乃既死而猶疑 上之深邪想留侯于漢
高無此嫌也

景帝未崩時有駕帖取楚世子入繼世子欲行
有長史伍姓者止之宜待金牌敕書來然後行
太晚也後 英廟復辟召世子問其不來之故
世子具言之 英廟悅召長史賜襲衣金帶一

說于少保被執但云親王非有金符不可召當辨之時印綬尚寶諸内官檢發各府符具在獨無襄王府者因詢一老内官云符當在 張老娘娘處比時 宣廟賓天 老娘娘取金符召襄王以三學士議不諧而止符今在後宮煖閣中某處因檢得之觀此則襄世子之召駕帖巳行而金符猶未下歟

景泰時于肅愍以少保兼大司馬總制中外軍馬位重權尊專擅無憚威勢薰灼其弟某竊憂

之趨至京勸之早歸公笑而不答弟懇之至再公終不允弟歸告家廟畢密擇地遷祖考以下棺櫬潛葬之且告縣與兄割籍人或詢其故弟曰吾兄事勢已迫不久必有發塚滅族之禍吾不忍見也　英廟復辟罪公誅之并逮其家人弟竟獲免焉弟亦智士哉　出野史彙

景泰三年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上疏勸　上朝　太上皇于南宮仍乞令群臣于時節亦得朝見以慰　太上之心及皇姪猶子宜令親近

儒臣誦讀詩書以係人心以回天意留中不出越明年莊以母喪赴京闕領勘合于西角門朝見時　上怒御史鍾同禮部郎中章綸建言復正東宮方行遣責而瓚適至遂并遣瓚與同綸各杖一百同遂死杖下　英廟復位陞綸禮部侍郎同追贈大理寺丞瓚亦累陞刑部侍郎
太上皇居南宮幽閉如犴牢至穴墻以通飲食一時用事諸大臣倡爲與子之說千戶龔遂榮者獨草疏請還政于　睿皇疏未上而語泄

景帝大怒下遂榮獄將殺之會赦猶杖之幾死
攣不能行者數年　睿皇復辟始授指揮僉事
錢塘田汝成氏論曰至今人言易儲事謂肅愍
公卷舌而不諫殆有罪焉而其子孫作家狀云
景皇帝大漸時肅愍草疏請復辟欲上而不果
是殆爲其祖父文過語正不當爾也肅愍豈其
情邪所見或有一道焉第陳循因夷酋之議而
仍以爲功肅愍不爲開陳大體何也余謂田氏
斯言其所以責于公蓋有微意焉然建儲大事

諸臣不諫又從而助成之者衆矣今責不及他人而獨責公者何公當國者也

萬曆二年三月十八日是夕大風異常蘭溪居民無損獨徐氏居橫山下者宗族頗繁約三十餘家其家皆高簷複壁巨材礎深極為壯固每階石一方非十人不可舉重矣是夕大風并其家男婦一百六七十人皆攝去迄今人物俱泯杳無蹤跡惟樟木一擲于九十里外徐氏尚有十五家片瓦一木無恙豈所存者果皆良善歟

江西寧州黃龍山上有葛仙翁壇壇生細竹長僅尺許每生一莖約離一尺枝枝下垂每風動壇上浮埃落葉掃之畧盡人目為掃壇竹且每春竹萌新挺離離疎立而亦不覺其繁若移植他所則不活也柴南阜為予說

兩年孫用晦講哲嘗言其鄉人多小法每早驅牛羊至郊野牧放輙周圍禹步禁之牛羊終日在圍中水草不敢逸出虎豹亦不能入為害至晚復禹步開圍引牛羊以歸此其常也又有丐

稍及門求飯人知其有術即以飯與之否[illegible][illegible]者丐者輙暗收其火以去火遂不舉必從丐者過門若求之方能舉火用晦山西石州人

霍州學正曹端字正夫河南澠池人篤尚理學躬行實踐著述甚富父信佛及聞端言聖賢之道即從之于是作夜行燭一書其言曰佛氏以空為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氏以虛為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言甚精核事父母孝居喪五味不入口寢苫枕塊始終不渝既葬廬墓

六年不用浮屠巫覡在霍庠十餘年士子皆服從其教不言而化後調蒲州霍庠弟子上章願留之蒲庠亦上章爭之霍州先上得允竟終于霍郡人皆罷市巷哭童子亦悲泣焉德化感人之深也學者稱月川先生余謂曹先生根之以實學蹈之以實行一言一動不務空言其視世人喋喋于虛玄之說自以為見高一世鼓舞後學而其心術之微乃沉溺于功利奄然自以為舉世莫予知而蹤跡敗露至斯而不容掩焉其

于諸先生賢不肖何如也說者謂先生
位吳康齋之右今理學錄乃錄康齋而遺先
生豈微其為校官邪余以李南陽聰一石亭猶
薦召與弼三楊在當時乃不舉月川抑又何
望於大司馬彭公澤稱月川為本 朝理學之
冠倡議從祀孔子廟庭具書河南李巡撫曰
我 朝一代文明之盛道學之傳斷自月川曹
先生矣自彭公之言出而公論始定秉懿好德
人心所同後必有與起而舉行之者余尤惜先

生平善蹟之多尚未行于世也

吳邑王公英為人仁厚長者由進士為監察御史　高皇帝知其德大書殿柱曰敦厚王英擢陝西按察使時陝郊歲饑廷臣以為言　帝曰英在彼晚必無西顧憂已而公賑䘏有方民藉全活嘗一日便服入吳閶門守闗門卒拘之公乃命僕取舟中冠裳至卒皇遽請罪公曰不冠服穿靴吾儗時禁爾何罪焉又行委巷中有溺者橫據于道公見遜避之失足墮水覔鞋者

懼遺擔而逸公遣人追及慰而遣之其不校皆此類也姑蘇七邑風俗淳厚當以吾崑為最觀王公之與物無忤與葉文莊之官列貴顯猶恂恂謙抑槩可見矣

石勒愛子斌暴病死勒以告佛圖澄澄取楊枝沾水洒而呪之就執斌手曰可起矣因此遂蘇勒子石邃有子病太醫殷騰及外國道士言能療之澄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疾況此等乎余以澄能起斌之死而不能救邃子之病豈澄

之術神于彼而不神于此邪或曰是不然寥有
反意常欲害澄故澄不救寥之子此說非也夫
平等佛之持心也見苦則救其教也今見苦不
救乖其教矣平等之心固如是乎澄知斌之可
以無死故少試幻術以起之至于其他則不能
也不然何自啓瑩域于鄴宮見紫陌還寺獨語曰
得三年乎自答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
月乎自答不得而遂卒于鄴宮寺乎
昔者嘗怪鳩摩羅什對衆謂姚興曰有二小兒

登吾肩慾僮須婦人輿乃召宮女進之一交而生二子馬興又遺伎女十人復受之爾後不住僧坊別立廨舍諸僧皆效之什乃聚針盈鉢引諸僧謂之曰若能見效食此者乃可畜室耳因舉匕進針與常食不別諸僧愧服乃止一舍譯記是西竺之幻術今之幻人術亦小耳猶能吞爇火況食針乎第諸愚僧尚未諳此故爲所欺耳

河南密縣東十里有白松肌理如雪人爪之則

肌閒紅色隱起若血漬焉㧜幹千尺杪無風自濤人莫敢犯也登封縣西北二十餘里有漢封三栢栢大者圍以七人次五人又次三人咸以將軍稱之從漢封也一柯一葉人莫敢翦伐犯之則禍病立至故自漢迄今猶存朱衵川兵部爲余說

永昌兵憲李公樂辰州盧溪縣人予仕南滇最承莫逆之雅公精于理學兼明釋氏凡釋典中有可相通者往往拈出以相發明予受其益弘

多聞嘗問曰釋迦何爲不娶公曰彼僞言樣
投胎以惑人天下之撫剝者孝必人人盡能投
胎而天下之人亦未必皆投胎所生其言謬悠
不足信其不娶亦緣力量淺于每莊誦其言以
爲逃禪者告予邑同年諸君邦正多才多藝人
也晚歸林泉酷好釋氏予嘗以聖學正之君曰
彼教精微未易窺測別去一年復會予因問曰
來禪學何如君曰偏枯閃忽總是愚人極其所
至盡空諸有虛蕩其心亦只自了一身無益于

人家國予嘗近日所作士人溺佛三說示之君曰吾非不知此第世皆崇好聊復隨俗為之以冀增壽算耳予曰釋迦若何不要君曰亦是為照管不來予笑曰兄之學進矣

二氏於功名富貴榮盛紛華之事凡世人所豔慕者直弃之如敝屣輕之如草介而獨于生死之際未能灑灑釋脫于是或澄練以求出神或棲泊以求出世觀其言曰死生亦大矣則其志可想也然老氏之求出神不過欲求長生而已

而不及乎其他故其言曰莫與人間度子孫是也至于釋氏之寂滅玄澹棲泊以求出世其微意所在迺專欲托生他所希異日為侯王以享壽考富貴此則投胎之說也先君子有言求出世而未能忘世其心似公而實私矣且夫所謂投胎者由漢明帝以來學佛者未必人人能之而萬古之天下亦未必人人盡投胎而生也脫其有之則辛勤一生遺此苗裔況投胎之後此身雖云示寂亦已死矣亦何異于吾人之身已

逆而留子孫于天地間邪然由彼之術則逆而難由吾人之道則順而易故聖人之設教為其順不為其逆為其易不為其難

唐懿宗奉佛飯僧李蔚諫曰陛下自纘帝圖克崇佛事並當務外未甚得中臣畧採本朝名臣啓奏之言以證奉佛初終之要天后時曾營大像狄仁傑諫曰夫寶鈒殫于綴飾瓌材竭于輪奐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來皆從地出至如往在江表像法盛興梁武簡文施捨無限及

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列刹盈衢無救危亡之
禍緇衣蔽路豈益勤王之師中宗時公主外戚
奏度僧尼姚崇諫曰佛不在外求之于心佛圖
澄最賢無益于後趙羅什多藝不救于姚秦何
充符融皆遭敗滅齊襄梁武未免災殃但志發
慈悲心行利益若蒼生安樂即是佛身睿宗造
寺辛替否諫曰釋教以清淨爲基慈悲爲主常
體道以濟物不利己而害人每去己以全真不
營身以害教今三時之月築山穿池損命也殫

府虛藏損人也廣殿長廊營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濟物營身則不清淨佛書曰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臣以為減雕琢之費以贈貧人是有如來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虫是有如來之仁罷營葺之直以給邊陲是有湯武之功廻不急之祿以購清廉是有唐虞之德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踈見在失真實而冀虛無重俗人之所為輕天子之功業臣實痛之臣觀仁傑上公也姚崇宰

相也替否直臣也臣每覽斯言未嘗不廢卷而
太息痛其言之不行也予愛其言遂錄于簡
佛出西胡言語不通華人為之翻譯編次其文
目之為經世所云經說性理大抵多晉人文章
也傅奕謂佛入中國孅兒丐夫模象莊老以文
飾之是也
石勒僭位尊寵佛圖澄莫與為比百姓因多奉
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真偽混淆多生愆過
著作即王度奏曰佛西國之神非中華所應祠

奉漢代初傳其道惟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許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逮衆隸亦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祀同罪其趙人為沙門者還服百姓朝士多同度所奏勒以已出自邉戎佛是戎神所應兼奉其夷趙百姓有樂事佛者特聽之余謂著作之弧正矣夫勒戎也佛戎神也以戎祀戎俗也今非其俗而亦祀之何邪

慈雲僧姓袁名道益州人也居大慈寺時有僧惠明告師曰欲別造佛殿若得師一言則工易成師曰吾非造惡人汝何故遣為此事明曰遺緣福善之大師何故有此言答曰佛求汝乎汝自欲造之乎佛無故求于汝汝自欲造之也今之佛宮凌雲之閣萬木之殿碧甍鱗鱗軒牖金粉雖王公之居不能敵此也子之身一席之地反無於坊里蓬蒿之間民無立錐之地或稅居或茅屋僅足以庇身子欲天下之財盡歸汝乎

明曰彼自樂施耳師曰安得樂施汝虛言天堂以喜人妄起地獄以懼人施財則獲福背意則陷罪是汝脇而取之也以教言與汝有所福不與汝有何罪報之乎明曰佛言喜捨何也師曰吾乃空門也不耕不桒無所自養第默行善道彼見而樂予此所謂喜捨也施不求報不祈福自然之施容可強耶寺僧有煉指者師曰汝何敢自傷父母之遺體僧言以指供佛當獲無上報師曰佛言割截肢體以人有本根六惡之情

肢體尚可截而豈不能斷彼哉此佛之善喻者也于古有焚燈佛乃焚心燈耳心自明可以照無明余以慈雲能發正言以祛其徒末流之弊可謂出乎類者故錄之以爲逃禪者戒焉

或問神仙有諸曰廣成羨門洪厓赤松之名吾聞之素矣然未覩其人也夫仙者稟受既靈冲養孔嗇葆和履久與衆自殊故風前之燭易銷灰中之火難熄然未有不銷不熄特比之尋常易銷易熄者爲差緩耳廣成羨門今果安在哉

或稱其後天地而恒存誤也予竊擬仙之壽皆
由于禀受予嘗見三老人一姓劉蘇州衛戎籍
吳江人也予遇之郡城邸舍年一百四歲扣其
服食之術則曰吾何知第蚤年不斲喪耳吾猶
能每日至吳江步行往返不倦也又三歲而終
邑有張老舟子也自言五娶婦矣年九十餘日
操舟往來東倉多步行所得僅給衣食一百五
歲而終隣人金叟年十六患瘵治不愈一旦請
浴父母不許叟曰兒得浴雖死無憾叟既偃俑

甑中屢呼熱水沃之熱氣如蒸且求笠覆焉父母意其必死皆許之踰二時乃起繕疾隨痊嗣後每夜必浴逮老不廢寧不得食不可一夕無浴浴罷必立簷間俟凉冷乃寢祁寒雨雪亦然而竟無他疾此則理之所未喻者叟素奉道志行孔虔嘗舉其子若孫于子家誦經故知之特詳九十九歲[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閒閒之善人也予觀三人者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味澹[illegible]生理勤勞戶樞流水[illegible][illegible]之用是[illegible]神仙之書不獨導引

[illegible]

之[illegible]之靈異致之也若曰永不永能存

則[illegible]人之[illegible]有恒聚而不散者邪

孔[illegible]大[illegible]云[illegible]齒骨極堅錐用刀斧槌鍛鐵皆

碎[illegible]火亦不能燒人得之詐為佛牙佛骨以誑

[illegible]俗

孔嗣達疏云月似彈丸日照處則明不照處則

闇余以為不然夫日陽也陽道常盈故其體恒

圓其光恒滿月陰也陰道常乏故其體有虧有

盈由虧而盈由盈而虧升沉于天地之間消長

于晦朔之候此其道之自然月固不得而並諸日也今云日照處則明夫日入地中則其光亦隨之而入矣日之光又從何處透之而照乎月耶又云日不照處則暗夫四方上下天地亦大矣更有何物大于天地隔蔽于中間而使之不照耶乃於其朔後三日漸漸推出而使至于明又于月之既望也復漸漸蔽隔而使至于暗耶其說起于京房月與星辰陰者也有形無光日照之爲有光蓋不知月自有光初無假借于日

特魄有生死則其體有虧盈而光有明暗耳孔
氏之誤皆京房啓之也
朱子云月體常圓無缺但受日光為明初三四
是日在下照月西邊明人在這邊望只見在弦
光十五六則日在地下其光由地四邊而射出
月被其光而明信如其說則晦之時三日與朔
之後三日日閃在何處而不照月耶至初二三
又止照得西邊而東北三方乃不能照耶其言
謬于沈括月本無光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

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朱子復申之曰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夫人身在天地間亦甚藐矣月自有盈虧故所見有盈虧耳豈因其立之有偏正而月光隨之以為盈虧耶故曰朱子之疑由沈括導之也

經云旁死魄又云哉生魄則月魄之有生死亦甚晰矣故月自既望而其魄以漸而虧至于晦

之前後三日則其魄盡虧而死迨朔之第三日則魄漸始生而迤邐以至于望則其魄既完而其光亦滿此天地間至明至簡之理何必隨時俯仰跟人說話耶

王普曰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凌虛倒景傍日月而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得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耳此豎儒無稽之言可伸一噱不足辯也

或問月中有影果何物也曰子以為蟾蜍乎兎

乎桂樹乎曾非也好事者漫立是名以為藻績牖童之資耳然則大地山河之影淮南子有是言也其信然乎曰天地間懸象著明者惟日月爲大日為太陽盡輪郭之中皆陽氣充溢故虛明空洞絶無纖凝月為太陰之精其陰氣所湊泊自然消融未盡而或微有凝滯月中黑影之交加皆積陰之查滓也假令大地山河之影映入月中月已受之矣何獨大地山河之影不映入于日中日又何為棄之而不收耶

易曰日入地中夫既曰日入地中則其光亦隨之而俱入于地矣安得有餘光留于地上而月星借之以為暉耀[illegible][illegible]日光常留地上則萬古有晝無夜矣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盈虧星有巨聊其光不同而體質之中光耀自具不必假借乎彼以益乎此也其云及至近反失其光亦非也蓋月星皆陰類也皎日既出太陽一升則群陰自伏理自然耳故晝陽也陽必明夜陰也陰必暗而日與月星特經緯乎天地之中以佐成陰陽

之候耳

蓑簑翁云日食必于月朔而有前後之異者曆
嘗失之也何佟所謂日食之遲疾象君政之強
弱者豈其然乎按西漢日食五十三朔十四晦
三十六先晦一日三東漢日食七十二朔三十
二晦三十七月二日三唐日食九十三朔九十
一晦二即此而推日不食朔而失之前後者西
漢過倍東漢過半至唐則僅見其二蓋古者曆
法尚疎至後世則曆法益密而無此失矣若以

君政強弱言之則唐[illegible]豈強于漢漢之政豈
弱于唐哉凡食不應朔所失之前後者皆司曆
置月小大之差耳其言是也故録之
楚南公問于蕭寥子雲曰天有極乎極之外又
何物也天無極乎凡有物也必有極也蕭寥子
雲曰六合之外聖人不言也楚南公曰是聖人
所不能知耳而奚以不言也今不曰不知而曰
不言是何好勝之甚也楚南公不能對予代為
對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聖人有

所不知焉其所不知也非不能知也天[illegible][illegible]也今夫天包乎水者也今夫水承夫地者也水也地也浮其載于太空之中太空皆氣也是故天有極乎不必知也天無極乎不必知也不必知而堅求知之惑也縱知之亦無益也何也無益于我也無益于天下國家也聖人者將以導民非以罔民其所知者皆其切于我者也皆其切于天下國家者也有益而非無益也今夫心知不知皆真體也聖人之心澹然虛明惟安所

止而已未嘗于其所不知而求知也所不必知者而求必知之太虛之中添一障矣子何硜哉冥頑人也甚哉子之蒙也

默作值浙江潮候說其畧曰浙江之口有兩山焉南曰龕山北曰赭山並峙于江海之會謂之海門下有沙潬跨江西東三百餘里若伏檻然潮之入于浙江也發乎浩渺之區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來亘擬沙潬囬薄激射折而趨于兩山之間拘怒而上隮如素蜺橫空奔雷殷地故為

東南之至險非他江之可同也原其消長之故者曰天河激涌曰地機翕張揆其晨夕之候者曰依陰而附陽曰隨日而應月地志濤經言殊旨異胡可得而一哉蓋圓則之運大氣舉之方儀之靜大水承之氣有升降地有浮沉而潮汐生焉月有盈虛潮有起伏故盈于朔望虛于兩弦息于朏朒消于朏魄而大小準焉月為陰精水之所在日為陽宗陰之所從故晝潮之期日常加子夜潮之候月必在午而晷刻定焉卯酉

之月陰陽之交故潮大于餘月大梁析木河漢之津也朔望之後天地之變故潮大于餘日寒暑之大建丑未也一晦一明再潮再汐一朔一望再虛再盈天一地二之道也月經于上水緯于下進退消長相為生成曆數可推毫釐不爽斯天地之至信幽賛于神明而古今不易者也或曰如聚伯宣之論則氣有升降而地之浮沉以之地有浮沉而海之潮汐因之緣是以推而知潮汐生長之期必無晷刻之舛矣然以質諸

所聞東萊膠西水行相去千里許耳然萊北潮
上即膠西潮下膠西潮上即萊北潮下何哉若
是乎其不同也又嘗訪諸楫師矣海上之潮致
其所至之時膠萊與江浙既殊江浙與交廣尤
異潮之有信果誣也邪余曰是不難知也子獨
不聞潮之行也孰運之乎氣運之也氣惟其神
也吾固知其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矣今以道里
計之由膠萊以漸交廣南北相距萬里而遥以
余觀天濤之飛也凌空乘飈來至飄忽若鵬鯤

鯨突雲崩霖傾耳不留聰目不給睫速則速矣然豈能一呼噓之間紛馳交至而遂放乎四海一如其期而不爽邪故知道迂則行亦闊聲大則浮彌遲其勢然也而又何惑焉哉曰潮行于地猶日月之行于天吾獨言天日月之躔度萬古不愆其常此日月之道所以為貞明也何潮汐所行之地有至有不至邪曰天地間氣一而已非有揀擇也惟彼日月獨以麗明之體含乎玄明之辰不欺不傾惟所惟度之中非有物

焉以約之毆之而萬古猶斯履躔次如繩墨清通往來孰測其朕也乃若潮汐雖云地載神氣挾之以行而萬里所趨四瀆灌注吾見其流而不盈終歸有迹故不能不隨川谷之靜以為淹速之常此在天在地成象成形之別也

涇林雜紀卷一

[illegible]